

俞林 隋晓容 标点

党丝绦小大



黄山书社

党丝绦大小

俞林 隋晓容 标点



黄山书社

皖新登字 0 5 号

责任编辑：项纯文

封面设计：邵 菁

大小丝绦党

俞林 隋晓容 标点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省宿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375 字数：258,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ISBN7—80535—237—2/I·52

定 价：3.90元

目 录

第一回	王清相奉旨主考	姚文俊私下荆州.....	1
第二回	文俊误入奸相府	贾标识透内里情.....	8
第三回	姚大人为国落难	陆霞云算透难星.....	15
第四回	贾凤英私放文曲	姚文俊园外被擒.....	21
第五回	姚文俊瘫哑游镇	柏云龙二下荆州.....	26
第六回	戚伯侯荆州探信	贾奎豹大审午门.....	32
第七回	贾标元宵兴灯彩	云龙女装探奸情.....	38
第八回	贾凤英终身许配	柏云龙遇难遭擒.....	44
第九回	陆霞云二次算就	冯王将初下荆州.....	51
第十回	冯王将欲劫库银	柏云龙水牢抱恨.....	55
第十一回	裴家店英雄聚义	暴子山豪杰观灯.....	60
第十二回	贾标进香观女色	李勋打救贾凤英.....	67
第十三回	柏云龙二入奸府	贾奎豹释放荆州.....	74
第十四回	柏云龙绑赴出斩	众英雄大劫法场.....	80
第十五回	徐知府行文进表	贾奎豹虚词奏君.....	86
第十六回	丝绦党群雄遇救	小龙山起意抢亲.....	90
第十七回	云龙大闹柴家村	柴素贞奇缘巧遇.....	95
第十八回	柏云龙情愿招亲	柴员外嫁女报恩.....	101
第十九回	金玉县英雄遇美	任正岗曹虎遭瘟.....	106
第二十回	康知县东关检验	柏云龙定罪入监.....	112

第二十一回	康知县得钱埋冤	柏云龙罪问典刑	118
第二十二回	柏云龙法场处斩	康知县难免亡身	123
第二十三回	乡坤巧遇王清相	云龙联姻杭州城	129
第二十四回	陈林大闹杭州府	柏云龙神庙问签	134
第二十五回	九龙山诸奸摆擂	丝绦党群英忿恨	139
第二十六回	大力神山东落难	柏云龙身无立锥	145
第二十七回	云龙私会素珍女	员外识破怨夫人	150
第二十八回	柏云龙慈官落难	田素珍被逼私逃	156
第二十九回	蜈蚣岭英雄投店	奸贼府偷盗佳人	161
第三十回	白虎帅大闹奸府	沈金龙计诓英豪	167
第三十一回	沈贼计擒白虎帅	窦岗持刀杀奸徒	172
第三十二回	龚家村群英投宿	太行山天王抢亲	178
第三十三回	员外为女选东床	金龙兄妹遇窦岗	184
第三十四回	葛家村丝绦聚会	柏云龙四招秀兰	191
第三十五回	王元帅兵下山东	丝绦党群英聚会	197
第三十六回	众女将大帐讨情	大力神营门替死	202
第三十七回	王元帅怒斩窦岗	徐素贞姊妹投亲	207
第三十八回	秦洪打败丝绦党	姚石奋勇敢群英	213
第三十九回	擂台上姚石非命	大力神打死秦洪	217
第四十回	秦素贞拜请妖师	贾玉贞沙场走马	222
第四十一回	陈林设计盗火扇	乔豹投奔水龙山	227
第四十二回	乔豹二请龙天虎	陈林招赘龙彩云	233
第四十三回	龙彩云兄妹下山	贾玉贞临阵被擒	240
第四十四回	贾玉贞归顺丝绦	将陈林二次招婿	245
第四十五回	九天玄女施法力	七巧佳人破阵图	251
第四十六回	力神扫平人头山	喽卒惜命作红媒	256
第四十七回	窦岗招赘孙氏女	玉梅男装私遁迹	261

第四十八回	李玉梅误入圈套	吴酒鬼起意拐卖	266
第四十九回	玉梅落难黄花院	将无作有卖红颜	271
第五十回	虔婆凌逼去迎宾	英雄愤怒杀勾栏	276
第五十一回	李勋遇妹难相救	强人偷去女俊英	283
第五十二回	姚文俊淮安遇救	老秦坤当官报告	286

第一回 王清相奉旨主考 姚文俊私下荆州

词曰：

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黑铁生光。

贫穷敛迹富轩昂，宇宙一般景况。

殷实人人敬服，奸巧个个提防。

金多亲戚也惊惶，不枉人生世上。

论说这半部野史，名为《丝缘党》，是大明年间的故事。虽不热闹，内藏许多奇怪异事。多因圣主欠明，专听谗言，忠良辞退，群贼专权握柄，把一座锦绣山河，则弄得摇摆晃动。这岂非怪，视来古今帝王皆然如此。言不尽述，待顽童点鼓开篇。

剪断了书中闲谈吾慢云，听顽童书说前朝整大明。自古道：“作书全仗书为本”，比不得请人待客酒为尊。众诸君无非消愁与解闷，小词书能开愚人茅塞心。那部书没得忠孝和节义？那出戏没得奸盗与邪淫？论说书如同园内灌花草，不过是一翻提起一翻新。看将来说书好比唱戏样，诸明公耐着心肠慢慢听。前不讲周流列国汉唐宋，后不讲六出祁山汉孔明。若说是历代原由今古典，本是我江湖之人旧营生。论书词投师本从儒教起，恨则恨自幼懒读不用心。好一是石灰缸内打个滚，少不得一口白字望外喷。倘

若是顽童如有不到处，众明公包涵包涵二三分。有愚下未从开书告过罪，则好是一张一册慢谈云。正是吾好唱之中讲白到，哗啦啦马顶浮桥勒辔绳。吾这里歇停一派锣鼓鼓，待顽童说白几句论君臣。

言一回： 暂停锣鼓一排，荷花满池初开。

周瑜定下妙计，曹操领过兵来。

讲的是大明丝绦党的话头。永乐皇爷在位，驾坐燕山北京。万水朝宗，一统天下，城池锦绣，聚会多少英才。那年间正逢中秋佳节，永乐皇五鼓设朝，群臣大聚。列位，怎见得？待顽童有赞一首为证。

赞曰：

鼓声轻敲半夜间，玉磬金钟撞惊天。文装官一齐上殿，盘古至今立人间，每日设朝一遍。

单言永乐皇，身居九五金銮，早有文臣武士，两旁站立。文东武西，文班中有一位当朝首相萧飞雄，左殿丞相徐坤，右殿丞相薛飞雄。还有一班奸贼，头一位即是老太师曹聘，官居武英殿；还有大理寺正监沙臣，久有谋占山河、夺取大明天下之意。曹聘、沙臣主谋，勾合群奸，并非一日之工。这一班忠良，视其情形，屡屡净谏。谁想忠言逆耳，反为成仇，则弄得忠奸不睦。众奸共议，时时欲害忠良。想当年永乐皇，则为听信谗言，将八堂总兵屈斩西郊之地。所以朝内臣子寒心者最多，谁肯与群奸作对？则得退归林下，任凭恶贼胡为。从此众奸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单说奸党之中，有位定国公，姓贾名璠豹，生三子：贾龙、贾虎、贾标。长子、次子，俱随父亲在京料理，惟有三子贾标，竟被群奸撮弄，着他去到湖广荆州，招军买马，聚草屯粮，勾引各山各寨精壮好汉，约日夺取大明天下。京中自有曹聘、沙臣暗算料理，以为内应。这也慢言。

列位想这小贼贾标，故籍本系湖广人氏，所有地土风情，无不熟习。未数月之工，府内招聚三千多人，粮饷从丰，所招之人，无不听从。则把一座荆州城池，闹得天翻地覆。那些乡宦人家，竟被他硬行讹诈。如见人家美貌女子，好是苍蝇见血，势必谋取到手。如不然，硬行抢夺，实属恶势滔天，无不痛恨。虽恨而谁敢与他作对？则得敢怒而不敢言。列位，不但荆州被贾标搅扰，那湖广一带，皆然如此。所有豪富之家，被小贼闹极，则得密地里通知当地官员，指望出气。那知官员亦有惧他恶势，无奈写本申奏朝廷。

不觉各处州府县官，均知贾标恶势，各官写本申奏。暂为慢言。

再说永乐皇爷，这日驾设早朝。群臣大聚，皇开金口，帝露银牙。皇开金口喷紫雾，帝露银牙君问臣：“两班中各位卿家，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散朝。”皇言一声未了，但见黄门官俯伏白玉阶前，望上朝参。口称：“主公万岁！陛下龙恩！朝门外来了几家差官，身背表章，现在朝门等诏，请主公定夺。”永乐皇闻奏，随命传宣官传诏出去：“着他进见孤王。”

不多时，那几家差官前来见驾，献上表章。铺放龙书御案，永乐皇龙目观看。列位，原来各处官员那表章上，亦未提明实姓，就说：“湖广一带，烟尘四起，乾坤改变。望主公速差能臣克复。如不然，定与山河有碍。……”永乐看罢，龙心很为惊慌。随命：“进表差官，免礼平身，速回去打探，到底是何人起意作闹？探明申奏孤王，定加克复，决不姑宽。”但见那些差官，当时谢恩辞出。约定一月后，前来复奏。

那差官方才出得午门，永乐皇已经散朝。曹聘、沙臣早知就里情由。“这几个狗头差官探明属实，前来复奏，不但贾标有碍，连我曹太师与沙老大人，皆然不得干净。”两个老

贼，随时计议，暗中差了四个家将，身带利刃，将几家进表差官，杀死旷野途中，指望安然无事。竟不把天运循环，抱应昭彰放在心头思之。古语有言：“杀人者人恒杀之。”岂能擅自干休？

且按住群贼起意乱朝纲。小词书单说大明永乐皇，就自从各路差官来进表，可怜他龙心日夜不安康。愁则愁湖广一带烟尘起，亦不知何人起意动刀枪？眼巴巴则望探事来复奏，“为孤王好遣能将下湖广”。永乐王想到其间心忧虑，命传宣速请首相见孤王。

且说永乐皇爷身坐逍遥殿，宣召萧飞雄首相上殿，群臣共议湖广作乱之事。“如果属实，萧爱卿可有妙计，克复强寇呢？”萧飞雄正欲启齿回答，又有内侍奏报：“湖广造反，并无虚诬。各路奏章纷纷，如同雪片进京，势若滔天可恶。”永乐皇龙心格外难安。早有首相萧飞雄，躬身起奏：“主公万岁！龙心万安！臣早闻作乱之声势，所以未见其实，不敢妄奏。为今各路进表，事已确实。谅朝内俯心者无多，军将亦不甚广。自古有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务宜早作良谋，可保无虞矣。”主公道：“孤的爱卿，如有良策，望卿家早献妙计，以便克复湖广反寇。”萧相道：“主公在上，但为臣一人而不能克复。看来此事，据臣愚见，须要主公旨意下。择日开科选举，如遇才略精通之人，命他领兵剿寇。此乃上上之策也。”永乐闻奏大喜：“就此说法。”遂命：“状元王清相主考开科，即日张挂榜示，贴于朝门，晓谕各处文武，两场齐开。”命从人内侍，打扫文武场。一应停当，则等二月初二日，文武均要到场候试。王状元受旨而行，准备主考选取英才，暂按下不表。

且慢谈京都开科选武文，待顽童提表一班赴考人。但则见各处举子忙碌碌，那一个不想京邦夺头名。不日间齐

集一座京都地，眼巴巴则望春雷响一声。不觉的这天正逢龙虎日，则听得教场大炮振天连。演武厅坐下主考王清相，御教场先考武来后考文。吾就说一连三场考已毕，三鼎甲出在河南那座城。王清相一见之时心欢喜，随时间领定三个见当今。

列位，考中这三家鼎甲，原系河南人氏。文状元姓姚，名文俊；榜眼姓郭，名爱；探花姓柏，名云龙。象这三人，均有经天纬地之才。姚文俊，文能安邦；柏云龙，武能定国。此乃是永乐皇爷的柱石栋梁。这也不言。

单说王清相，领定三人上朝见主。参王二十四拜，口称“万岁！”永乐皇道：“三位卿家，免礼平身，金墩赐坐。”三人谢过主公，告坐了。主公道：“闻得三位卿家，文才出众，武略精通。则因湖广一带，强寇作乱，无人平复。故而开科选举。即得三卿，早替孤王设谋平寇。”三人道：“主公万岁！臣等早有此心，无旨不敢妄动。今蒙圣恩考中，应当替主公分忧，乃为臣之道也。”主公道：“卿有何计，平复湖广？”姚文俊曰：“主公若问此情：大凡冲锋打仗，克复强寇，而不能用一定之理，全凭随机应变。”万岁道：“那就全托卿等，尽心为事罢。”言罢，永乐皇散朝。

姚文俊、柏云龙、郭爱三人，齐至王清相府，共议平寇之事。一日，王清相遂对姚文俊说道：“湖广造反，据云乃贾璠豹第三子贾标，在那里招军买马，聚众作乱。究竟不得详细，必须先着人前去探明属实。难得他父现居朝纲，则要是他的儿子作乱，那时剿灭贾家父子，扫荡群奸，有何难哉？看来易如反掌。”早有姚文俊道：“欲言私访暗探，非吾前去不克。但是京中全凭郭、柏二位贤弟，一则逐日操演兵将，二则谨防奸人暗囤。”王清相道：“那个自然之理。姚贤弟不可懈怠，速

下荆州去罢。”列位，原来提起王清相与姚文俊，自幼有八拜之交，故称“贤弟”。而王清相的夫人，本系陆氏，名为陆霞云。论到陆霞云这张书词，顽童交代，她自幼受过仙母指教，真有班、马之才，不亚女陈平在世。更精先天神算，阴阳有准，占算无差。早知山河不得稳重，奸人久算在心，难免一场大闹。后来虽有能臣扶保，目下没有指引。总有上军上将，谁肯出头，惹是招非？所以屡劝丈夫，须要忠心为国，这王清相，故而被妻陆氏劝，才替国家赴汤投火，尽心办理。这日，陆氏对夫言曰：“姚文俊私下荆州，官人也要出去走走。访访贤士高人，聘请入朝，协力保扶社稷，共除朝内诸奸，锄莠安良，万民方能乐业。”言罢，随从箱笼之中，取出丝绦一百单八根，双手递与官人：“官人此去访贤，藉此丝绦为由。如遇高贤，给他丝绦一根为证。”王清相欠身接过，满口称羨：“夫人既有此心，吾王清相为国，岂能推托？”准备串国游邦，招贤纳士。

列位，若问丝绦众将，何日才得聚齐呢？众公，须得三年之工，这一百单八根丝绦，聚会一百单八将官，那时才得奸灭忠兴，江山稳重呢。此乃后话，不必多述。王清相背着丝绦招贤，俱然慢云，花开两朵，各整一枝。

王清相背绦访贤动了身，再说那私下荆州姚大人。遂将那京都里边安排好，通州坝雇只官船晓夜行。姚文俊将身坐在官舱内，那一班水手摇橹不消停。遇到了顺风顺水扯蓬索，倘若是顶风逆水带篙撑。眼看看水路滔滔来好快，不远的湖广荆州挡船行。姚大人坐在舱中心思想，势必要改扮江湖访奸人。忙把那官衣朝服来脱下，周身上换起一套布衣衿。官舱内就把水手一声喊，“进前来有话相谈对你云。船到了码头上边来住好，好替吾街坊上面走一程。吾这里纹银二两交待你，去把那黄鹞笼儿买现成。”

那水手住好船只将岸上，不多时黄鹳笼儿买来临。姚大人收拾一番将岸上，随时间打发船户动了身。此一番荆州不把奸人访，有顽童多少闲言不必云。倘若是一定要把贾标访，愁则愁惹得刀刀割嘴唇。有一场水火之灾难得免，险险的性命攒在荆州城。这都是前书慢谈后来话，停一停再将下卷奉高人。

第二回 文俊误入奸相府 曹标识透内里情

右《西江月》：

世事有兴有变，英雄能弱能强。从来海水斗难量，拼身入虎穴，冒险探豺狼。

前有俚词勾开，紧接上册。前卷书论到了状元姚文俊，则因为国除奸，私下荆州，改扮江湖算命。手内提着黄鹞笼儿，执着竹板，信步而行，步上街坊。

姚大人一迈大步上长街，则看见三十六行闹该该。街道上也有老来也有少，也有那肩担步行做买卖。杂货店卖的纸马和油酒，官盐店扛的扛来抬的抬。道叫吾一眼难观街坊景，小街上来了二八女裙衩。生得那容颜如同西施美，不亚于月内嫦娥步金阶。这佳人绣带飘飘朝前走，随后跟定浪子走的来。尽都是歪戴帽儿足搭鞋，手内边眉笼儿拎一排。这个说这位佳人生得美，那个说三寸金莲穿绣鞋。这个说面如冠玉肥白嫩，那个说光梳油头别金钗。这个说准备铜钱五十吊，那个说定然与他配鸾偕。姚大人闻听此言暗动怒，骂一声“无耻混帐太不该。我问你那家没有姐和妹，我问你那家没有女裙衩？则晓得街坊上面胡乱讲，那知道调戏良女罪难挨。如若是捉住贾标小奸贼，那

时节定与光棍把刀开。”

列位，这姚文俊，生性却是刚方正直，不畏权奸的人。见此不法之事，不由的窝内生烟。这也不在话下。不觉天色不早，夕阳西下，姚大人欲得招商客店。正走之间，那前边忽有一家门前，挑着灯笼，上有“裴寓”两个大字。姚爷朝里边一望，房屋虽然不多，甚为洁净。当时姚文俊投进裴家旅店。原来这个店主，名叫裴广成，夫妇皆然半百，膝下无男，则生一个女儿，名叫裴兰云，年方二九，未曾婚配。虽系旅店之女，生就如花似玉，品洁冰霜。这且不言。

单说姚大人自进裴寓，那个裴广成忙个不了。先送上盆水洗面，顺带一壶暖茶，又问：“姚爷喜吃甚么下酒？”奉承不暇。又与姚文俊请问姓氏，一面着人收拾洁净单房，与这位姚先生安居。不觉姚文俊吃过晚饭，遂与裴店主闲谈，暗访贾标在湖广怎样行为。裴广成不知他是新科状元前来私访，即说：

“贾标府中一切恶事，全仗一个军师包成仁，在湖广、荆州，无所不为，无恶不作，惯抢良家女子为妾；还有甚么张竹山无底洞，有个白云妖姑，常常与小贼贾标来往。又送贾标一领妖袍，名叫无底照宝袍。如交战之时，那袍上万宝不入，水火不沾，刀枪砍他不动，厉害无比。凡我们湖广一带，无论军民、乡宦、豪富人家，提到贾标，个个发毛。据云：‘他府中招积无数的强兵勇将，不久就要夺取大明天下。’永乐皇帝则怕还要倒霉呢！我裴广成，这是告诉你姚先生的。如遇别人，不敢说的。一旦走了风声，不但生意做不成，还有性命之忧。拜托姚先生，莫要在外边多言，谨记了！”姚文俊道：“总然无意思说出来，与吾无涉，乃是你裴店家告诉与我的。”裴广成道：

“姚先生，我老裴把你当人待之，才然告诉于你，搭手就来扳脏，这还了得吗？你莫当儿戏！那贾府恶势滔天，决无情面。

莫说你是算命先生，就是永乐皇帝，全然不在他眼角之下。”

姚文俊道：“裴店家，休得如此担惊。吾不过取笑之言。”裴广成道：“你这个取笑不丑，几乎把人唬死了。”姚文俊道：

“下次不同你取笑。已经更深，各自安睡罢。”言罢，姚文俊走进单间，打开行李安睡了。

再说裴广成心虚胆战，“不该将贾府之事说明与他，倘或他明日上街算命，露将出来，如何了局呢？”想罢，来至自己房中，将此事告诉妻子王氏。王氏道：“你这张嘴，实在不稳。甚么江湖中星相之流最为不识敬重的。你把他当人，他把你当狗屁待。谅你不吃一回苦头，下次还要多言多舌呢！”裴广成道：“我看他虽是江湖，却有官府之贵品。生得面方耳大，伸手过膝，那晓得他内里装着一肚子的马粪吗？”王氏道：

“甚么官府贵品，我倒不信。待我悄悄的去看他一看。”说罢王氏轻移莲步来至姚文俊的单房。透着门缝，用目朝里细细一张：但见他似睡非睡，歪倚在床上看书呢。再看时，那床沿上放着朝衣朝服，床里边挂着一口宝剑。那床头前，放着一个方正正的，外边是黄绫包裹。王氏看罢，暗自吃惊非小：“定是北京钦差，前来私访的。那方物定是印行，还有上方宝剑。”想罢，连忙来至卧室，暗叫：

“丈夫呀，你莫把此人当住是江湖，定然是北京下来大都督。荆州地贾标作乱声名大，亦不知哪位钦差访奸徒。”

裴广成道：“夫人呀，你为何晓得的呢？”王氏说：“我实才瞧见，他那房中现有官衣朝服，黄绫包裹印行，并有上方宝剑。不是钦差私访，是谁呢？”裴广成不信，仍来门缝细看时，果然不错。复又与妻子谈心：“看此人假装江湖私访，定是清廉正直之人。看他年貌尚幼，不知可曾婚娶？如未娶亲，将我女

儿裴兰云择配与他，后来你我夫妻，大为可靠。但不知夫人意下如何？”王氏道：“此事虽好，则是谁人从中说合？难不成你我夫妻面托女儿的终身？视来断无此礼的。”裴广成道：“这个不难。我们荆州城内，现有金媒婆。他的媒才并高，请他前来，准然成功。”王氏道：“照此讲来，明日清晨，你前去请他过来，说合说合。如亲事有成，你准他个银包儿，他自然用心说合。”裴广成道：“好！就是这样说法。”言罢，一家安睡了。当夜无书。

直至次日清晨，裴广成早早起身，洗面已毕，则望金媒婆家而来了。金媒婆连忙接进，请坐奉茶。请问道：“裴老板今早来至寒舍，有何公干吗？”裴广成道：“来者无别，因我夫妻已经年残老迈，没有儿子。则有兰云小女，年方十八，未配佳偶。今日我店中来了一位江湖先生，生得品貌端方，尚且年纪与我女儿相仿，故而前来请金媒婆前去说亲。如亲有成，我老裴决不相负的，大大送你银包儿，做件衣服穿穿，以见我意了。”金媒婆道：“裴店主实在客气了。”说罢，遂将衣服整理整理，随即安顿门户，跟定裴店主一路而来。

行不多时，来至裴店中。抬首一看，只见正中那张桌子上，坐了一位先生。金媒婆想道：“约着即是此人。”言罢，随时也对着姚文俊朝下一坐，请问道：“你这位先生尊姓？住此何干吗？”姚文俊道：“我乃江湖算命生理。敝姓姚，但不知你这位嫂嫂姓谁？”金媒婆道：“原来姚大先生。问我名姓，我在荆州当了媒婆行当，贱姓本姓金，住在大街心。为媒并说合，一谈稳钉了。今日既遇先生高明，可能与我把个贱命八字，细算细算呢？”姚文俊听了，微微一笑而言曰：“嫂嫂请我江湖算命，却也不难。你可能替我做个媒事，娶一房内室吗？”列位，姚文俊本对金媒婆说的取笑之言，谁想金媒婆信